

巾帼列传

红一方面军

三十位长征女红军

生平事迹

郭晨

农村读物出版社



巾幗列傳

——紅一方面軍三十位女英雄生平事迹

郭 晨 著

農村讀物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市 幅 列 传

——红一方面军三十位长征女红军生平事迹

郭 晨 著

责任编辑

李家玉

*

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

顺义县牛栏山印刷厂 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发行

*

850×1168毫米1/32 6.75印张 176千字

1986年10月第一版 1986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6,300

书号，10267·66 定价，1.60 元



← 蔡畅

→ 延安时期的邓颖超



↑ 康克清在延安



↑ 刘英



↑ 李坚真



↑ 贺子珍



↑ 刘群先



↑ 李伯钊在写作



↑ 钱希均



↑ 邓六金



↑ 李桂英



← 危秀英



← 廖似光



↑ 刘彩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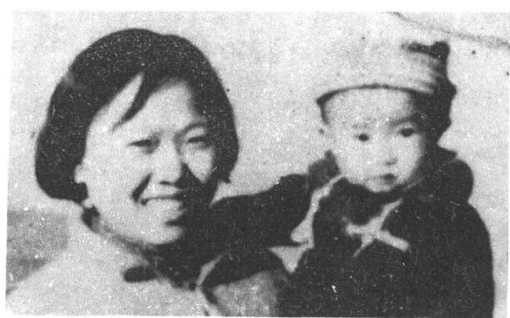
↑ 丘一涵



↑ 吴仲廉



↑ 周越华



↑ 李建华



↑ 甘棠在延安



↑ 谢飞



↑ 王泉媛



↑ 钟月林



↑ 杨厚珍



↑ 谢小梅



一九四九年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部分参加过长征的女同志在中南海怀仁堂前合影留念。

照片前排右起是：危秀英、周越华、戚云德、陈琮英、刘英；

二排右起是：蔡畅、李伯钊、吴仲廉、甘棠、邓六金；

后排右起是：廖似光、李贞、李坚真、康克清、张琴秋、吴朝祥。

历史塑造了她们

《巾帼列传》序

杨 成 武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一个英雄壮举，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

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路上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击败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斩关夺隘，抢险飞渡，翻越雪山，跨过草地，创造了许多人间奇迹。红一方面军的邓颖超、蔡畅、贺子珍、刘英、李坚真、李伯钊等三十位中外闻名的女战士，作为军旅中的弱者，在那难以想象的艰难岁月里，不要任何特殊照顾，克服重重困难，和战士们一样走了过来，没有一个掉队，胜利地到达陕北，这难道不是奇迹么。

《巾帼列传》这本书所记叙的正是这三十位红军女战士的事迹。它不仅写了女红军当年的征程，而且记录了她们后来的脚印，通过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和新旧两个世界的空间跨度，展示了这些可尊敬的巾帼英雄多姿多彩、曲折坎坷的生活道路。的确，她们既是巾帼英雄，又是普通女性，既有憧憬与追求，又有欢乐与苦恼。她们加入了创造历史的行列，历史又反过来塑造了她们。她们把自己的命运与革命的前途紧紧地系在一起的奋斗，是人们永远不会忘怀的。

为了北上抗日，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这三十位女同志在长征路上吃的苦比我们多，走的路并不比我们少，可是处

处为人表率，真是令人钦佩。我记得，当我们红四团从贵阳南渡乌江，占领安顺后，刚巧邓颖超、蔡畅、贺子珍、康克清、刘英、刘群先、廖似光、杨厚珍等八位女同志随我们团行动，由我们负责她们的安全。当时战士们都称呼她们为“八大姐”。我们一起走了几天。由于这些大姐都是参加革命很久的老同志了，尽管有的体弱多病，但是这八位大姐在行军中处处以身作则，做好样子。她们的模范行动，不仅受到了战士的好评，而且使我们打心眼里对她们格外地敬重。当时处在战争环境下，我们对她们照顾得很不够，仅仅在占领兴义城时将战利品罐头、食品等，分送一点给她们，以表示对她们的敬意。另外，从团里抽出一些骡子给她们骑，但是好几位大姐自己不骑，却用骡子来帮助部队驮伤病员、载弹药。在行军途中，她们遇到敌机空袭，就迅速牵着骡子或从骡子上跳下来就地隐蔽，敌机轰炸过后，便又赶着骡子继续前进。不幸，贺子珍同志负了伤，我们只好组织担架抬着她前进。……想到这些，我深深感到：她们，连同书中写到的其他那些女同志不仅有远大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而且脚踏实地，不畏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真不愧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巾帼英雄。

《巾帼列传》是作者郭晨继《特殊连队》之后又一创新之作，它没有大量的概括的叙述，展开的却是女主人公的生活细节。这一个个细节，就是一个个画面和特写镜头。作品正是通过这一个接一个的镜头来展现长征全过程的。它真实而又生动地反映了长征的本来面目，保持了传记文学的纪实性特色，准确地再现了这三十位红军女战士的音容笑貌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作者通过老大姐和她们战友的回忆，将一个个已经逝去的镜头，以文字记录的形式，重新再现在我们面前，是难能可贵的。这份记录将会引起从长征中过来的老同志的美好回忆，将会激发青少年进一步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革命传统，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无疑会起

到积极作用。的确，这三十位红军女战士是久经锻炼和考验的，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有着更加光辉灿烂的历程。她们在党的领导下，通过自己的奋斗，在革命队伍中取得了光荣地位。她们在赢得中华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求得了自身的解放，显示出中国妇女有着巨大的创造力量和无穷的智慧和智慧。胡耀邦同志指出：“妇女不仅是我国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力量，而且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新一代妇女在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应当也必定会从老一辈巾帼英雄显示的革命精神和优良品质中，寻找到榜样和力量。

应该感谢农村读物出版社，在庆祝红军长征胜利会师五十周年的日子里，为广大读者出版了这本好书。

目 录

序 言	杨成武
一、她们在红色医院的门槛前踌躇了	1
二、她们走了三万五千里	6
三、政治战士的政治任务之一：跟随担架	17
四、政治战士的政治任务之二：筹粮筹款	22
五、“唱支山歌当点心”	34
六、一筐梨	42
七、乐观——制造精神食粮的工厂	47
八、现代人的原始生活	55
九、万水千山总是情	64
十、照顾少数	71
十一、红军岂是无情种	74
十二、在不该生孩子的时间和地点生了孩子	79
十三、大姐风范	89
十四、歌舞明星	119
十五、“通天人物”的命运	128
十六、背着黑锅前进	143
十七、孤雁离群曲折飞	150
十八、坎坷复坎坷	165
十九、更为艰难的人生长征	193
尾声	203
后记	205

再沉重的往事，经过岁月的沉淀，在回忆中也会变得轻松。听着人们用轻松的口吻回溯沉重的往事时，反而更沉甸甸地感觉到历史的分量和历史创造者的可敬。

我在倾听昔日的女红军、今日的老大姐回忆半个世纪前的长征往事时，就有这种突出感受，我愿尽量将这种感受忠实地传达给读者。

一、她们在红色医院的门槛前踌躇了

瑞金的秋天，天地间飘荡着盈实的声音，四周围散溢着迷人的色彩。割过稻子的田野，象刚卸去沉重的负载一样，显得轻松、飘逸。收获的喜悦，在农人们的眉梢、心间挂着，荡漾着。

“送郎去当红军……”，轻快而深情的旋律，在田野上空回响，唱这歌的不是妇女，而是在马路上穿梭来往的青年战士。

几个女红军战士在田塍路上走着，她们的脚步惊起一群群蚂蚱蹦跶着，象捉迷藏一样，一会跳进田中的禾窠上，一会又蹦回田塍的草丛里。女红军的心情却不象田野和年轻战士那样轻松，她们心里象窝着个兔子，砰砰直跳。

她们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村妇女，这些女红军虽只有十八、九岁，却已经颇有一番光荣经历和令人钦佩的头衔，她们大多数担任苏区各个省、县的妇女部长，是妇女运动的中坚，率领姐妹们反封建、闹革命，轰轰烈烈，有声有色。一九三四年

初，她们接到通知，调她们到中央党校或苏维埃大学学习、深造。她们不知道这是战略转移前的一步棋，她们是被挑选出来的精英，为中央红军转移到新的地区储备的妇女干部。（“转移”也即后来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当时还是高级军事机密。）所以这些童养媳出身的文盲，对于有机会学习文化和理论，无不感到莫大的荣幸和兴奋。

这时候，中央苏区的局势非常严峻。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由于王明左倾主义的指导，连连失利。特别是广昌战役后，蒋介石的军队长驱直入，开始向中央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大举进犯。白天敌机经常轰炸骚扰，在瑞金的中央机关不得不搬到山洞里去办公。这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布置中央妇女部一项特殊的任务，让她们发动苏区的妇女为红军做二十万双草鞋和缝制几万条米袋子。妇女部长李坚真立即行动起来，分几路到各县，跟各级妇女干部一起，发动广大苏区妇女赶做草鞋和米袋子。这应算战略转移前的第二步棋吧。草鞋和米袋子有多么重要，红军战士一走动起来就知道了。

九月的一天，中央直属机关召开了一次不同寻常的动员会。李坚真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女工部长刘群先、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金维映参加了动员会。林伯渠向他们传达了中央准备转移到湘西去的决定，并详细布置行动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十月初，在中央党校和苏维埃大学学习的各省、县部分妇女部长，接到通知参加了一个类似的会。会上，苏区中央组织部长罗迈（李维汉）对她们宣布：“你们几个女同志准备到前线去吧！”

这很平常的一句话，在她们心里却激起层层涟漪。

“到前线去！是到前线去吗？”

“你没有听错吧？怎么会叫妇娘人（妇女）到前线去呢？”

“没错，清清楚楚是叫我们上前线，轮到当兵了！”

到前线去！这对于她们来说是特大号喜讯。她们朝思暮想当红军，魂牵梦绕杀敌人。“送郎去当红军呀……”这山歌

她们唱了多少遍，听了多少遍，渐渐地不满足了，为什么不能唱“送妹去当红军”呢？为了过过当红军的瘾，她们有的人曾经用纸壳做个军帽，贴上红五星，压住剪得很短的头发，连刘海也捋了进去，装扮成一个英俊的红军战士。可那毕竟是假红军，现在要她们当真红军了，她们乐得活蹦乱跳，奔走相告。

过了两天，又一个通知给她们兜头浇了一盆冷水。其实那通知也很平常，叫她们到红色医院去检查身体。挑选参加战略转移的女战士有三个条件，第一要政治思想好，是共产党员；第二要有独立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第三要身体好，能扛东西会走路，吃得苦、耐得劳。头一、二条她们当然没有问题，“政审”早通过了。至于身体好不好，自己说了不算，得由医生下结论。

“检查身体”这四个字可不象后来听起来习以为常，例行公事。那时候她们才十八、九岁，刚从农村上来，不少人还没吃过一片药，对医院很陌生，对那部笨重的x光机更感到神秘。让医生这里摸那里听，要对着x光机照心照肺，她们想想就感到别扭。她们对x光机也不信任，万一好好的身体被它照出点毛病，被从队伍里刷下去，多冤哪！最难堪的是：听说还要脱掉衣服。她们虽然是从剪头发、放脚过来的“解放妇女”，可思想也还没有解放到可以大大方方迈进医院门槛的程度。她们不怕苦、不怕死，但是怕羞。真是的，好端端的一个人，能吃能睡，会跑会跳，还查个什么劲？可是不查就过不了关，当红军毕竟诱惑力太大，她们经过一番剧烈的思想斗争，终于决定硬着头皮上医院去。

这不，她们走完田塍路，互相推搡着来到了红色医院大门口。在门槛前又站住了，心里更慌乱，羞羞答答的谁也不肯先进去……真有意思，这些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年轻女将，居然会被瑞金红色医院的一道木头门槛难住。

现在幸存的已经成为老大姐的同志还说起，当初走进红色医院大门，无异于革了一场命！革她们脑子里封建意识的命。

短暂的踌躇之后，她们终于迈进了红色医院的木头门槛。

她们心情忐忑地走出了医院的大门，等待着医生的判决。判

决竟是那样的无情，一百多人检查被刷掉一大半，只有二十多人合格，加上免检的几位在中央机关和军队工作的大姐，只有三十个女同志被批准参加长征。她们的名字是：邓颖超、蔡畅、康克清、李坚真、刘英、贺子珍、刘群先、金维映（阿金）、钱希均、李伯钊、邓六金、危秀英、李桂英、吴富莲、王泉媛、刘彩香、周越华、丘一涵、吴仲廉、阚士英（甘棠）、陈慧清、谢飞（阿香）、曾玉、廖似光、肖月华、钟月林、谢小梅、杨厚珍等。近日，李坚真同志回忆说还有蔡云香，是瑞金中央党校第三期毕业的，担任彭杨学校组织干事，参加过长征，早牺牲了，不太为人所知。被刷的有的有病，有的怀孕，有的小脚，有的体重差几斤。董必武当时的妻子陈碧英也被刷下来了，据说是因为体重差一斤（也有的说是因为怀孕）。

合格的喜气洋洋，高兴得合不拢嘴。不合格的眼泪汪汪，哭呀，闹呀，但是感动不了医生这个“上帝”的铁石心肠。条件是不能宽容的，她们被无情地从长征队伍中“刷”下来了。

体检中身体最棒的钟月林，高高兴兴地参加军事训练，学点“立正”“稍息”的基本军事常识，准备随军转移。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她忽然拉起痢来。

真倒霉，她吓坏了！她倒不是怕病，虽然一个晚上起来十多次，她还挺得住，她怕的是好不容易取得的“当兵”资格会因病而被取消。她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想到的唯一办法是严格保密。她们十多个女同志住一排大通铺，为了不惊动别人，有了“情况”她悄悄地自己起来，轻轻地走出屋，上完厕所又轻轻地爬上床躺下，肚子痛时强忍着不吭一声。但因为她的进出太频繁，还是惊动了睡在身旁的一位大姐。大姐爱护性地把她“告发”了。

中央工作团的团长董必武找到她，关切地问她：“小钟，你跟队伍转移，受得了吗？每天要走一百多里路，天上有敌人的飞机，路上还可能没有饭吃，你再考虑一下吧！”

钟月林坚决地回答：“不怕，人家能过得了，我就过得了，

都是人嘛！”

董老只好点破：“你拉着痢呢，怎么走路呀？你还是留下吧？”

钟月林连忙摇头：“董老，不行，不行，我能走一步算一步，走到哪里算哪里，死也要死在路上。您放心，我决不拖累组织。”

话说得那么真挚烫人，董老理解这位十八岁姑娘的心，不忍心再劝止。他回去后托人捎来一小包药。也许是从未吃过药的缘故，吃了几片药，她的痢疾立即止住了，傍晚就跟着队伍走上了征途。

钟月林，中等身材，瓜子脸型，长得清秀端庄，性格文静沉默，一生都朴朴实实，谦逊贤慧。这位长征女红军中年龄最小的战士，参加革命前连名字都没有。她一九一五年出生于江西于都县赤竹乡火草坑村，八岁离开父母，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从此，小小年纪便挑起了生活的担子。

一个梅雨天，他们没法出去做工夫，青年男女们呆在堂屋里聊天。她的邻居有一个青年是共青团员，他装着漫不经心地讲闲话，说起红军要来了，红军是为穷人打土豪的队伍，他想去参加，问在座的人有没有愿意跟他去的。问了半天，没有人吭声。坐在一角静静听着的钟月林，忽然蹦出一句：“穷人都去打天下，谁去打？我跟你去！”她这句石破天惊的话，引起那位共青团员的注意。从此，因组织上开始关心培养她，她参加了少先队的活动，不久组织上派人找她谈话，问她愿不愿参加CY（“共青团”三字的俄文缩写字母）？钟月林痛快地答应：“参加，在哪有？”她还弄不清CY是什么，以为是一样什么物件。那人简略地告诉她，CY是青年的先进组织，嘱咐她要保密，连亲也不许告诉，泄了密要杀头的。这次谈话不久，正赶上肃反扩大化，大杀AB团，她隔壁邻居就抓走一个，群众很是恐怖。钟月林心里直犯嘀咕：“AB团和共青团是不是一个‘团’呢？要是一回事，我也会被抓走的。”过了一段时间，找她谈话的人又来

了，告诉她AB团不是共青团，杀AB团扩大化了，上面正在纠正。她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

有一天她正在池塘边上洗衣服，有个人叫她：“刘秀，走，开会去。”其实，“刘秀”并不是她的名字，她丢下正在洗的衣服，跟着去了。原来是开妇代会，负责登记的人问她叫什么名字。

她回答：“我还没有名字。”

“我给你取一个好吗？”

“好的，你取吧。”

“叫钟玉林，好吗？”

“好，就它，有个名让人家叫就行。”

从此，这位童养媳以“钟玉林”的名字出现在革命队伍里。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叫着顺口，她把“玉林”改为“月林”。这一改使她的名字带上秀丽静谧的意味，更与她的性格贴切了。

一九三一年七、八月，少共中央负责人冯文彬来钟月林所在的乡巡视工作，了解共青团的情况，并要抽调一批共青团骨干到赣南省新区去做开辟工作。她是被选拔的优秀团员之一，她告别了家乡，担任了区妇委书记。一九三三年夏，她调到中央妇女部工作。一九三三年冬，组织上又派她到瑞金苏维埃大学文化班读书，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这位革命给了她名字，给了她文化，给了她地位的女战士，自然离不开革命队伍。她以轻盈的步伐，圣洁的心绪，走在漫长的长征队伍里，向着遥远的目标前进。

二、她们走了三万五千里

队伍是沉重的，初踏上征程的指战员的情绪却是轻松昂奋的。年轻的女红军，以她们清丽的身姿，婉转的歌喉，为这红色